

籌辦夷務始末

卷二十三之二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二月辛酉參贊大臣湖南提督楊芳奏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已有旨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馳往廣東辦理夷務現在暎夷猖獗楊芳接奉此旨即馳驛前往會同琦善相度機宜和衷勦辦如應添調湖南官兵酌量派撥隨後前往計楊芳到粵在奕山隆文之前如有可乘之機即迅速進勦總當一鼓作氣不必候奕山等到粵始行攻擊等因欽此  
○ 玆即速由驛兼程馳進無論前後調遣外省官兵曾否到齊玆先趨廣東省城與琦善和衷相度機宜如須進擊

即用先到官兵及本省兵力極力勦辦固不敢坐失機宜亦不致冒昧債事上廛

聖慮至所調外省官兵合之本省水陸全師足資勦辦此時再續增兵力恐後趕不及徒滋糜費竊現未身臨其境不知現在夷情如何未敢謬揣竊以喫逆以利立國若非

聖恩賞准照常通商彼外夷地方貨物交易金銀無出勢必國力日弱不足以強服他夷其務求通商之故乃彼立國大不然不應借端生風鴟獍挾求此說惟在事變外洋通商時方有之現在大局或須一面收復定海一面准其於偏岸小港屯集貨物勿令切近廣東省垣有礙肘腋

恩威並用。使其畏威懷德。庶可久安海疆。雖袤延數千里。夷船粗笨。可以登岸之口。亦不甚多。乘此機會。舉凡要隘處所。從新布置一週。更資民力以壯軍威。逐處築堡。聯絡兵營。籠束居民。厚貯糧食。深溝高壘。安置大礮。彼知要隘堅壁。攻無可圖。野無所掠。永杜窺伺之萌。以期一勞永逸。惟築堡需用經費過多。必專資民力。眾擎易舉。無如貧富不一。勢難勸輸。擬先令貧民一人一工。作百金家底論。有錢出錢。無錢出力。百金之家捐十工。遞而增之。富民見有定額。無須勸諭。工自立成。至於內地頑民。不無從而為匪。所以從逆之故。一為窮乏。一為吸煙。此等殘乏之徒。多往轉能耗

彼供養虛壯彼勢實銷彼糧於全局無損第其中不無一二失志才略之人。心熱功名。無由奮發。希圖逞志。果有其人。其生長地方。自有見聞。查出設法誘歸。責其於海岸出力督工。獎以末職。翦其逆謀。能於廣東辦有定式。沿海逐一照辦。一半年之間。可以一律鞏固矣。

硃批。似是而非。

廣東巡撫怡良奏。竊臣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兩次欽奉

諭旨。遵將豫備情形。由驛奏

聞在案。嗣據署大鵬協副將賴恩爵稟稱。喚逆投遞該副將照會

文一角。係收受香港地方。令內地撤回營汛等情。照鈔具稟到。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竊惟我

國家撫有寰區。無遠弗屆。薄海內外。悉子悉臣。即至重譯來廷。亦無不

懷柔綏服。乃喚夷義律等。妄肆鴟張。已忘名分。況復膽思狡啓。指

稱

欽差大臣琦善。與之說定讓給。實為駭人聽聞。該大臣到粵如何

辦理。雖未經知會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萬無讓給土地

人民。聽其主掌。如該逆所稱。已有文據之理。既無從悉其真偽。徬徨夙夜。心急如焚。前聞民間傳說喚夷。即在香港

地方貼有偽示。逼令該處民人歸順。彼國各語。方謂傳聞未確。故惑人心。茲據水師提臣轉據副將賴恩爵稟鈔偽示移咨前來。則是該夷竟以香港視為己有。要害之地。為其所據。相去虎門甚近。片帆可至。沿海之新寧東莞香山順德。以及省城各處。勢非刻刻戒備不可。嗣後內地犯法之徒。必至以此為藏匿之所。是地方既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羊之性。反覆靡常。一有要求不遂之事。必仍以非禮相向。雖欲追悔。其何能及。且大西洋自前明寄居香山縣屬之澳門。相沿已久。所有在粵華夷。均歸同知縣丞管轄。議者猶以為非計。今該逆夷竟欲將

天朝土地人民據為已有。更恐致滋後患。伏思

宸謨廣運。

聖慮周詳。定能

燭照靡遺。不使奸宄得以遂志。何待愚昧為之過計。但臣忽聞海

疆要地。林華五外夷竟思主掌。並敢以

天朝百姓。稱為暎國子民。臣實不勝憤恨。第一切駕馭機宜。無

從悉其顛末。惟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奉

諭旨。調集兵丁。豫備進剿。兼令琦善督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為辦

理。始經宣示。臣等晤見琦善。亦均悉心商請。添募壯勇。以壯

聲威。固守虎門礮臺。防堵入省要隘。惟用兵之道。全在識

定心堅。若再稍涉游移。逆夷窺伺多端。實有措手不及之慮。現既有夷文。並據稟鈔偽示。不敢緘默。

硃批。必當由驛速奏。甚有識見。

諭內閣。前因喫逆日肆猖獗。降旨令琦善等嚴密防範。如有必須攻勦之處。不可遷延誤事。嗣因該逆攻占礮臺。特將琦善交部嚴議。仍諭令奮力勦除。以圖補救。乃琦善到粵以後。甘受逆夷播弄。節經諄切誥戒。迷而不返。自稱專辦夷務。不令阿精阿。怡良等與聞。疊次奏報情形。非係開脫逆情。即屬代求恩宥。於一切防守勦堵事宜。置之不問。並因該逆有繳還定海之言。輒將義律呈遞伊里布文件。及該夷目給與留浙頭目夷信。代為由

驛遞交伊里布。以致伊里布聽信順從。遲延觀望。本日據怡良馳奏。喚逆投遞逆詞。並在香港地方出有偽示一摺。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礮。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准其廣東通商。並給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況此事並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督即令逆夷公然占據。現據怡良奏報。喚逆盤踞香港。稱係琦善說定讓給。已有文據。並偽發告示。稱該處百姓為喚國子民。覽奏殊堪痛恨。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逆乞恩。且伊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

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著即革職鎖拏。派副都統英隆並著怡良揀派同知知州一員。一同押解來京。嚴行訊問。所有琦善家產。即行查抄入官。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兩廣總督祁項。本日據楊芳馳奏。接奉諭旨。先赴廣東會剿。又據怡良馳奏。喫逆投文狂悖。並在香港出有偽示。各一摺。覽奏均悉。已明降諭旨。令祁項補授兩廣總督。將琦善革職鎖拏。解京審訊。並諭令楊芳。怡良等。先行防堵矣。喫逆膽敢占據香港。出有偽示。不法已極。該將軍等到粵後。惟有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剿。

設法擒渠。殲除醜類。務使片帆不返。盡數殄滅。方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若一有通商二字。存於胸中。則大負委任之意。該將軍等身膺上賞。實有厚望焉。楊芳怡良摺。俱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楊芳馳奏。接奉諭旨。先赴廣東會剿。又據怡良馳奏。喚逆書詞狂悖。並在香港出有偽示。各一摺。喚逆在粵。妄肆鴟張。琦善不遵朕旨。痛加勦洗。膽敢擅給香港。縱其狂悖。本日已有旨。斥革。派英隆將其鎖拏。解京究辦矣。香港地方。逼近虎門。現為該逆占據。勢必窺伺橫行。益無忌憚。各處海口。必應刻刻戒嚴。楊芳現報行抵豐城。計日內即可到粵。怡良兼署督篆。水陸

官兵係其統轄。阿精阿關天培郭繼昌均有守禦防堵之責。現在大兵尚未雲集。必須一力防禦。毋稍疏懈。怡良所奏添募壯勇固守礮臺。分守要隘各事宜。著即責成楊芳會同怡良阿精阿關天培郭繼昌等。和衷商辦。分投布置。加緊隄防。儘稍涉疏虞。定惟楊芳等是問。至香港通商。斷無是理。楊芳所奏將來准令於偏岸小港屯集貨物之語。甚屬非是。該逆種種悖逆。必應盡數殄滅。務令片帆不返。方足以快人心。著該大臣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粵。即行大張撻伐。極力攻勦。毋使稍留餘孽。致滋後患。再琦善現在帶往廣東之鮑鵬著怡良密委員弁銷拏。同琦善一併解京審辦。儘走漏風聲。致令遠颺。恐該署督不能當此。

重咎。至琦善欽差大臣關防。著怡良摘取受貯。俟有便員來京。飭令帶京呈繳。

又

諭本日。據怡良奏。喫逆投書狂悖。並於香港地方。出有偽示。又據楊芳奏。勦辦喫夷事宜。各一摺。喫夷日肆鴟張。膽敢占據香港地方。指稱屬伊收管。出示逼令該處民人歸順。實堪髮指。此皆由琦善畏蕙無能。受其欺侮。以致愈形猖獗。已有旨將琦善革職。拏解來京矣。至楊芳所稱。現在大局。或一面收復定海。一面准其在偏僻小港。屯集貨物等語。亦屬非是。此時萬不許作此議論。裕謙現在業經到浙。一切當已布置周妥。惟有迅加進勦。

殲此醜類。務使片帆不返。以彰天討而快人心。怡良楊芳摺並著鈔給閱看。

癸亥。護理閩浙總督吳文鎔奏。竊臣於正月十二日。接准欽差大臣琦善咨稱。英夷現在具文繳還定海。籲懇代為奏請恩施。已給咨該夷官赴浙統撤師船。並給與照驗。准其沿途購買食物等因。其如何代乞。

恩施之處。未據移咨。臣無由知悉。竊思該夷桀驁強橫。上年十二月十五日。攻奪大角沙角礮臺。傷我兵弁。狂悖已極。何以旬日之間。遽行帖服。肯繳定海。該夷狡詐性成。或火藥糧餉不繼。藉作緩兵之計。從容添辦。而使我防備懈弛。固未

可知。抑或要求各款已足飽其所欲。亦未可定。在

欽差大臣琦善膺此重任。自當憂深思遠。斟酌妥辦。惟臣現據署  
汀漳龍道徐繼畲興泉永道劉耀椿密稟云。訪聞商民紛  
傳廣東

欽差大臣。有許與廈門馬頭通市之說。此言固無確據。然臣既有  
所聞。目擊廈島情形。關係重大。不敢不據實密陳。查廈門  
周圍環海。地方五十里。而東為臺澎唇齒。西為泉漳門戶。北  
達會垣。通省咽喉所在。一有梗塞。則全體頽壞不支。假使  
許令該夷在廈通商。勢必設夷館。攜家室。良民驚擾滋懼。  
奸民依附生端。其貨船兵船。勢必擁泊內港。內地官吏從

何稽察。水陸營伍。從何設防。且港內四通八達。去漳郡泉郡。均不過二三日程。該夷獲此負隅之地。必益肆其占據之謀。防之則已無險可扼。聽之則將為所欲為。而臺澎間阻。呼吸不通。其害實不可勝言。是廈門許與通商。直以全閩鎖鑰。付之寇盜。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矣。儻現在

欽差大臣琦善所代為乞

恩之處。並無此款。則是臣過慮多言。應毋庸議。儻竟有此款。惟有

仰求

皇上乾威獨斷。嚴行駁斥。臣身任封疆。深知地方情形。關係重大。

不敢緘默不言。